

酉陽雜俎

全

內閣  
書目  
冊數  
冊號  
19

子百九十三  
一六三六三  
全三號  
七





酉陽雜俎序

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

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人南

箕之與

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

之餘及恠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

之味大羹史為折俎子為醢醢也炙

鶚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

抑志恠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彙  
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  
畫虎之譏飽食之聽偶錄記憶號而  
陽雜俎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  
閒錄味也

酉陽雜俎目錄

臨淄 段成式 撰

卷之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之二

五格

壺史

卷之三

貝編

卷之四

境異

喜兆

禍兆

卷之五

詭習

恠術

卷之六

藝絕

器奇

樂

卷之七



酒食

醫

卷之八

黥

雷

夢

卷之九

事感

盜俠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卷之十二

語資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窆

卷之十四

諾臯記上

卷之十五

諾臯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攫部



酉陽雜俎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駒者  
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躋上尤惜之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  
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

一曰文皇御  
製十駿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  
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  
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  
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

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雛右手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人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

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  
兔起前上舉槌擊斃之帝稱那庾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上嘗夢曰

白一日

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

回僧曰大家卽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虫齧處



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虫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虫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

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  
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  
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  
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獼  
子於坐側獼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  
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  
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二皇  
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

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鱠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真符寶

輦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木湯 金石凌湯

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

頭匙箸 金銀平脫隔餽餽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脫著足疊子 熟線綾接勒 金大腦盤 銀

平脫破觚 八角花烏屏風 銀鑿鏤鐵鑲 帖

白

一日花

檀香牀

綠白平細背席

繡鵝毛氊兼

令瑤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

掬魁織錦筐

銀笊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

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

金平

脫鐵面碗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咤於

營門曰黃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

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



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  
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  
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  
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  
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卽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

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  
生曆數之書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  
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

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旆表獻焉一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韎韐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啗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

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御史大夫  
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  
玄堂之上以籠爲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  
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  
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璋邊用

戎用玳戰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  
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  
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  
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罩繖十餘絳衫一  
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  
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  
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爲稍髯髮絳袍帽凡五色袍  
隨髯色以木爲稍刃戟畫絳爲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  
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  
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  
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  
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  
立其鐘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  
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  
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  
宿故不由上閣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

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  
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  
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爲飾雙雙佩帶劒黑  
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  
箱班劒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  
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  
登獻玉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  
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  
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

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卽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



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日  
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聲爲戲樂至有大

委頓者

聶說文云  
卽壻字

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檀比之爲獄舉置檀中  
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曰席一枚以覆井泉  
三斤以塞窓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聶騎而環車  
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以蔽膝  
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



當闌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櫟及竈娶婦夫婦  
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  
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驪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  
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可屈可伸也嘉  
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鞵正月進箕帚長  
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鞵刻龍像銜之或爲

殿基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  
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  
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  
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  
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  
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

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徃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

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大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  
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  
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  
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  
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  
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  
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

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  
隕霜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  
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  
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  
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  
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  
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  
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

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廷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

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  
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於林中如疋布  
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員  
外郎張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  
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奧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  
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  
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熟卽呼之某偶入此徑遂



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  
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  
自其人笑言一曰曰君知有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  
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  
卽一數因開襪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  
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  
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第一



酉陽雜俎卷第二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

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

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

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

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宇地紀推機

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  
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譴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  
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  
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日紂絕陰天宮  
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情照罪  
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

一曰

宮人

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  
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 禍福  
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卽七辰北  
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  
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 景耀華武陽帶神鋒  
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差我七非通奇  
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  
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

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  
應時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  
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  
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  
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  
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  
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  
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建後嗣易世練化改世更

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涔獄北嶽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惡爲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穢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攄蒙山石副太山

攄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寘 東海風刀

電雷 風一曰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夫君一千

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

七城一曰地 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

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

也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

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多  
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藏  
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爲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  
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

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曾有偃骨名在星  
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



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  
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  
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  
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  
精爲根魄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  
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  
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  
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



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恣怒其  
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  
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有鍾山白膠

閭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丘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區紫蜜

崩岳電柳

玄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區黃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個水玉精

白琅霜

紫髻

漿一日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黃

青腰女

空青

靈華

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羊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倒行神骨

亭炁獨生雞舌香

戎塩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黃

石流黃

陸虛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伏苓

七白靈

疏薤白華

一名守宅一名家芝凡二十四名

伏龍李

蘇牙樹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雌

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躋經

含景圖

卧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牽牛經

玉珍記

臘成記

玉案記

丹臺經

一百一十一

日月厨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

一曰經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  
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  
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  
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

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  
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  
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  
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  
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君大千  
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  
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  
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  
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

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  
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  
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  
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  
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  
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  
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  
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

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  
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  
仇季子咽金液而晁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  
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  
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  
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叅  
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

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  
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  
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  
半杪九寸名子千字良非青鳥公入華山四百七  
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以爲  
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  
然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  
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  
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  
近而不還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  
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  
葉出焉相傳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  
行可三百步廊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  
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  
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

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鍾鳴燕世桑門釋  
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門  
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  
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  
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  
知二樗北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  
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

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  
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  
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  
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  
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  
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有飛  
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

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

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  
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  
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  
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  
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劒登  
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叅  
宗旨時太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

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

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  
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  
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  
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  
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  
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  
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  
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



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啄翅關上瘡壞無  
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  
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  
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  
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

一日勤

然須三世是人其血

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  
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于葫蘆生乎  
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  
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易開襖取一石合大若

兩指援針刺臂滴乳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  
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  
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  
久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  
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  
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  
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  
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  
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

吾父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  
一襪物大如羹碗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  
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  
情且以酒色爲誠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  
之襪四角各有赤虵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  
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  
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  
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

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  
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  
流中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  
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聳賈奕與已  
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墻如黑高  
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  
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  
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  
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

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幙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

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  
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牖交煥其地及壁澄  
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  
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  
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  
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  
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  
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  
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

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  
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辰日月  
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  
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  
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  
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  
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叙事甚詳  
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



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  
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之核大如雞卵論  
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  
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  
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  
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  
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  
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  
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

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  
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  
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  
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  
矣

###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  
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  
人王公所遺鹿裘籐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

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  
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暫屈高  
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  
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  
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  
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魚腹也玄宗怒慢  
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  
柱破之復大言於石鵲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

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栗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

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鑿

立於穴前

側一日

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

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  
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帟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  
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爲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若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  
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  
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  
異客君等可爲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

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聲歎邢下山  
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  
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  
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  
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  
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  
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君師頗記無崔  
垂泣言其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  
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

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殮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

一曰  
畋

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

夜中靈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爲鄰人所傳時上



酉陽雜俎 卷三  
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鑕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曾前卧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

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視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

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憊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示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息咎必道者

良久取麤沙數掬按按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  
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  
因褊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  
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  
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  
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  
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某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爲  
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  
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

西陽雜錄 卷二  
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慙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荆中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

盧笑曰今且驗君主八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  
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  
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  
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  
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盧歸  
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  
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簣  
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  
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

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  
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  
固無罪可爲辨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  
槥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  
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  
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  
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  
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  
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



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醺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

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

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第二

之端有美眉賦也吹主今至二月十日丁未  
期滿領妻暴卒嫂曰大勳若人其專以親齒  
齡坐姑齋之雨止若人鬱其丹三式言言急事  
南中育百枚行各數風雨與一若人同衣樹劍其入  
室腹若飛獸

絲耳書咱味跡之曰今夕有客何顯光即言這一

酉陽雜俎卷第三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  
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  
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  
異者

鬘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  
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曠衆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天

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笙篴天十地金

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一日 烏隨一日 其

行處池同其色衆鳥說偈白身天 身色如拘勿

頭花 無足柔奕 隨足上下 樂遊戲天 乘

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

天女 憶念樹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桂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友

女一日

所坐也

永無經緯

將

死者塵着身

馬殿千鶩駕

金剛縊帶

行林

隨天所至

衆鳥金臆

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

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皐有河如閭牟

那河

散落世界爲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

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

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冑林

甲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



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  
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

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

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

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

一無不字

二近林蜂

一曰絳

離樹

三聽天女歌而出馱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爲

黃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  
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  
麤澀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髻皆重十二種離垢  
布施生此天群鳥青影覆萬由旬摩尼珠中有  
金字偈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脩羅戰鬪  
等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爲帝釋所識  
等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兜率陀天四  
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化樂天四失壞天業  
將盡其足無影等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

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人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

一曰五

十五脉未三

身虫有毛燈腹血

禪都摩虫流行血中

善色

虫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凶虫飽則喜

歡喜凶

虫能見衆夢又有癩瘰癧等

賒婆羅人穿脣

駝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

岐多迦羅刹所住眴目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

黑五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  
否如鴨音林  
麒麟陀樹  
迦  
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  
與阿脩羅鬪傷者於此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  
卽開  
拘尼陀樹花見月光卽開  
無憂樹女人  
觸之花方開  
尸利沙樹足蹈卽長  
又白龍活  
鵝旋鼻境界等花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  
一萬二城大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  
提  
三大林峪鬚等  
三一作王  
大城大者三億五  
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

西陽雜記 卷三  
北洲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胛莊嚴  
生膽部者見白氎生鬱林越見赤氎見母如鵝生  
瞿陀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氎見母  
如馬阿脩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  
海地下八萬四千有由旬 酒樹 又有樹群蜂  
流蜜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瓮

四姝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  
地名月鬘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 赤目  
魚正走水行住空主山窟 愛池魚口等黃鬘林

鎗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卽死鬼

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鬻鬼

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六億種 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

億龍於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夭單

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

雷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

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

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脩羅中雨兵仗閻浮提

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無  
記也 團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黃出死餓鬼 赤業出一日 畜生活地

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虫笊

熱黃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黑繩地獄 旃荼茶一日 劇 畏驚處合地獄上中下

苦銅汁河中身 洋如蘇驚腹火人 割剝處堅

鞞斬炎口夜干一日 米誅虫 鐵議 渡火處

以佉陀羅灰致眼中鑄池鼃



號呌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厚

二百肘

大號呌地獄

活廣三居賒口生確蟲

火鬚

一日鬚

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樹魚腹苦

焦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

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

護量五十由旬沸沫高

半由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鬚塊烏處地盆蟲

置之鼓牛鼓出惡聲

千頭龍

阿鼻十六別劇

衣裳健破院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死時見身

如八歲兒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

迦尼吒天樂獄中臭氣能壞欲界六天有掛沒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

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

寺中畫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

人間者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蔭牛頭阿傍無

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

噐世將壞元生地獄者 阿脩羅有一切觀見池

戰之勝敗悉見池中鬚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

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毗留博  
天常於此觀之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  
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  
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  
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  
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  
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  
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  
悉見其中夜摩天撫瑤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

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塔影中見欲界罪福及  
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沉水鳥下飛  
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昂

一日角

爲首一夜行三十

一有六字

時形如

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畢形如笠又屬木

祭用鹿肉祭頗羅墮

紫屬日

一無日字

月之子姓毗

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參屬日姓天婆斯

絺形婦人厲祭用醍醐井屬日姓參形如足跡

祭用粳米和蜜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習

祭同井 柳屬 姓祭與參同形如虵 星屬火  
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  
姓瞿曇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  
豆形同上 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  
祭用莠稗 角屬喜樂天姓貨多羅形如上祭用  
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 氐姓多羅尼以花  
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切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  
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 箕屬

清淨天姓持父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還形如  
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  
祭如參 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  
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鳥豆汁 危  
姓單羅尼形如參 心一日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  
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陀難闍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婁屬乾闥婆天姓阿舍婆  
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亢  
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生人七步無蛇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

事不成虛角

一有勝事字

一千六百剎那爲一迦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

十日爲一日夜 夜叉口煙爲慧

龍王身光日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右

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



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率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  
城玄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胷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  
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成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  
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耆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著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復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

晉書卷中稱爲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  
禮佛訖臺使與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  
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  
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  
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  
爍火不息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  
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爲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

一曰法師

寶誌國祚且言把棗與雞

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箱屋急乎作法  
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  
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  
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  
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屨及匙  
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

兼施銀匙筋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筋於堂屋  
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  
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諱書也遽令焚之數日  
有司忽卽其家大宗圖識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  
盜夜埋蠱遺識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  
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  
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雨上乃令  
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雨暴不止坊市有漂溺

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  
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  
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  
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  
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  
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  
滑遂激一曰擊率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  
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  
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  
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爲受戒說苦空且  
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  
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梟  
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  
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  
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

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  
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  
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荊州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百塗辱  
之令歌僧卽發聲其詞皆伍百從前非慝也五百  
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  
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  
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

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  
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  
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爲  
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  
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  
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徃徃與人語頗知宗要寺  
僧亦不之測

酉陽雜俎卷第三

其後世之君子出而視之則曰此書也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出於秦漢之際其書之

六

烟

酉陽雜俎卷第四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  
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  
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  
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埋之八

年化爲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  
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獾所育爲  
傖突厥之先曰射摩射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  
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  
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  
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  
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徃或射不

中卽緣絕矣至明人圍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  
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煞之射摩  
怒遂手斬呵喃首領仍誓之曰自煞此之後須人  
祭天卽取呵喃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  
以人祭燾常取呵喃部落用之射摩卽斬呵喃至  
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  
絕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氊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  
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  
上代有神與牯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  
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  
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堅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噐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  
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

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漚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

卽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乎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

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

常煖冬不凋落宜牟馬無馳牛俗性質直好客侶

軀貌長大塞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

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

識佛法有妖祠三百

千一日

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

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

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

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卽

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爲池取魚以作

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

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雨年有二

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

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技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  
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  
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  
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  
國團集數千人齎練布沒老子共刺血立誓乃市  
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稍衣  
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塹爲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

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氊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  
之 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  
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

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  
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

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七月

七日記先祖 九月九日牀撒 十月十日王爲

獸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

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尾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卽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

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戀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綏  
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  
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之下其後爲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  
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  
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  
猿飲也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爲鹽田行人所  
經牛馬皆布羶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  
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  
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  
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  
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在南方落民其頭  
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蠱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  
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  
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筋  
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  
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染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  
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餘尺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捉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蟬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

頭頗易

異 一曰

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

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變歸宗

###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  
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  
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  
竟及禍焉

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  
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  
澣死

詔議朱景玄見鮑客

一日容

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

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嘗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  
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  
婦飛去

進士段斫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鱸殼薄絲縷輕可吹  
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鱸悉化爲胡蝶飛  
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末葉  
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

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臨海雜俎卷第四



數三經注題次圖景錯綜錄

杜和博

酉陽雜俎卷第五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快

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  
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  
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  
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  
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  
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  
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  
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  
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  
定雙輪水碓常於福感寺趲鞠高及半塔彈力五  
斗常揀向陽巨筭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  
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  
十節其色如金每塗墻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  
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  
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  
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

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勛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

伎可代抃瓦盍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驪  
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嚙壁上成維摩  
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  
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鶯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  
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  
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  
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

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褓巾襖市鉛黛  
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  
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  
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  
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  
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  
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枝也血乃洒耳又嘗在飲  
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  
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



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  
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性閉關留之僧因  
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  
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  
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  
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  
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

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

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

將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  
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  
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  
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武長慶初見  
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  
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  
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武舊家人永安初不信  
嘗謂曰爾有厄因九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

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訾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何處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餌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餌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  
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  
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  
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  
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卽愈王公子弟與之狎  
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授之悉成燈蛾  
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遂  
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  
肯傳人

韓○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

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黧  
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  
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  
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  
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  
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  
子弟皆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  
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



志一事遂釘皮名地壘塹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  
曰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其諸君共記卯  
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酉陽雜俎卷五

平也至太味大平益下鄭鳳機毆害肅其

曰卿外數益月只衆請之可曰裕其請哉其時

志一車益險史各此壘壘金之上米書一符

酉陽雜俎卷第六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  
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  
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  
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  
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  
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  
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  
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  
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裨絹四幅食頃舉出  
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  
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舊記藏弮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

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  
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  
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  
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  
中張遂寘鉤於巾襖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頃眼  
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  
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  
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  
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  
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  
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  
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  
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  
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  
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  
因贈詩刻舟尋化去殫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劒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  
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  
朱虬髮露劒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  
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劒願  
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  
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  
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  
業嘗於波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

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識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  
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  
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  
不蝕照日花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  
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  
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



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  
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  
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  
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  
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真此來特從  
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  
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  
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  
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

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坐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剗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駿尾焉高與

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笙竽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

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箏篴爲明妃出塞  
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  
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鷓鴣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  
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  
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

酉陽雜俎卷第七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酒食

魏賈璠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  
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  
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  
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殼三伏之際每率

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  
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茵如象鼻傳喻之名  
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襍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  
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  
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  
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居中城小子

倉居下城三壘相次

一日望

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

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臠  
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  
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  
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  
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  
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狸膾呂氏所  
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  
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白青州蟹

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岵議曰鮓之就腊  
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  
如怛至於車螯毋螭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  
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  
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  
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



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鮠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

鮠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

一日糝

熬將軍油蒸校尉

臞州刺史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  
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  
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  
賞殊私曲蒙釣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  
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購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  
椒紆蘇佩櫨輕瓢纔動則樞。盤烟濃汁暫停則  
蘭肴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

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紳陂池俊乂穿蒲  
入待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攫  
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鬻 七菹 具酸

楚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膚太

大苦

甘而不囓酸而不嘍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

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鱖翠 搗腴

糜臄 述蕩之擊

旄象之約

桂蠹石鮓

河隈之鮓

輦洛之鱒

洞庭之鮓

灌水之鯉

一云鮓

珠翠之珍

菜黃之

鮓 臠鼈

炮羔 臠鳧

蟪臠

御宿青祭

一云

粢

瓜州紅菱

冀野之梁

芳菰

精稗

會

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撲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頤臙

醒酒鯖 飴餬餒餒 粗妝 寒具 小螭 熟

蜺 炙糴 蚰子 蟹蛟 葫精 細烏賊 細

飄魚鰾 梨醢 鯢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振酒 新鱖子 石耳 蒲葉菰 西枰 青根

栗 菰首 鮑子 鮡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筭 紫鱮 千里萼 鱸曰萬丈蟲足紅綵

精細曰萬鑿百鍊 蠅首如虹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梨 行米 丈松 焦

魴 蚶醬 蘇膏 糖頰 蜚子 新烏蜆 縹膠

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醬釀法 綠

鄣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鵠臠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狷炙 蜀檮炙 路時腊 棊腊

獲天腊 細麪法 飛麪法 薄演法 籠上牢

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餛蛄餅 阿韓特餅 凡

當餅 兕猪肉 懸熟 杏炙 龜炙 大扁飴

馬鞍飴 黃醜 白醜 白龍舍 黃龍舍 荆

飴 竿炙 羗煮一白炙 疏餅 餠餠餅 餅謂

之托 或謂之饑餽 飴謂之飭餽 飽餽謂之餽

餽一曰 養餽餽本二字 茹噤食也 膜一曰 腠

腠脹腠肉也 膠腠膜也 膈膈一曰 膈臄也

格糈糈統餽也 饌一曰 饌脾饌飣餌也 醪醪

醪醪醪也 酪裁醇漿也 醕醕醕鹽也 醕

醕醕醕醕醕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

能令馨香 乳煮羊腠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

一寸半胡飴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賁頭置日中書復爲記賁

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

合中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爲鬪釘 色作一合者

皆糖蜜副起板法 湯肱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藟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搏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麪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淩法

腠肉法 脾肉法 蒲鮓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

本近喉有骨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力

豆牙菹 肺餅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菹

殖族並乙去法

汁一日

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

排泥之羽鯽負天肉腮後髻前用腹腴拭刀亦用  
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脰法淥肉酸

脰用鯽魚白鯉魴鯪鯪鯪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  
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鱸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餽飽漉去湯肥可以滌茗庾

家櫻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饌饌其色不

變 有能造冷胡突鱮鱧魚臆連烝詐草草皮索

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驢駝峯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飢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  
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祿鹿一日修理食之  
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勅使齊日昇養櫻桃至  
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  
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  
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

羅邇

一有娑字

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

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  
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曰內有七種  
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入手則消爛若欲  
取水以駱駝髑髏沉於石曰取水轉注瓠蘆中每  
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  
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  
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

之取以大方射箭枝葉葉下便有鳥鳥銜之飛去則

衆箭射鳥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冑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鱸得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

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  
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  
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  
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  
而卒

酉陽雜俎卷第七

酉陽雜俎卷第八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割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

拳強劫

一曰弓劒

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

京兆薛公上言曰今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  
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大寧坊力  
者張幹劓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

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劊工可曾腹爲  
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  
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劊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  
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鵲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  
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  
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  
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  
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

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滿背  
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  
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  
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  
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劊青  
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臂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  
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

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  
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  
人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  
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  
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  
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  
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簷鞞六百斤



石齧破石栗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塲人  
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  
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逞腕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  
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  
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  
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  
蛇咬爾優伶等卽大呌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

一人白襴屠蘇少頃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邁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

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斃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峽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

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鑊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拉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

刺四友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事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蜍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黃星

一曰是

靨靨鈿之名蓋自

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僂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

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  
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  
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  
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  
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亾者以  
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

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室之室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

愛之

晉人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眼上  
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楚王法破肉以孔雀膽  
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爲印黥

天寶軍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  
白民之後也刺其脅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盡  
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耻一



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耻況相  
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冊  
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 雷

安豐縣尉裴顗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  
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  
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已矣天無纖翳力士  
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  
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

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  
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斗暗幹  
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歛幹大呼擊之  
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驍然墜地變成熨斗  
折刀小折腳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  
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  
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

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  
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  
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  
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  
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  
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瓜山上有黑雲氣  
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  
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  
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  
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  
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  
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  
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噫氣忽斗暗其人兩目  
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陶暑會飲忽暴風  
雨有物墜如攫兩目睽睽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  
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

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瓮忽震一聲油瓮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袞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補闢楊子系董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  
生屋上董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來呼魄之  
象二人俱卒

侯君集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  
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戰有  
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  
如魚尾因吟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  
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震自言少時夢中  
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  
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蹠虛南去須臾至岳  
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  
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  
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  
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  
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鋸帛悉前請

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  
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急嘗夢大樹樹忽穴  
有小兒青摺髻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  
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髣髴報焉凡五年秦意  
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  
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晉殷言藏氣陰多則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



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

符一曰

刻也

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侏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

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妓遺  
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  
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

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

一云聞

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  
子弟選投衛論属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  
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  
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膀出果駁放韓有學術

僕射猶子也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  
人僂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第取  
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  
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  
風水之虞乎數日第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  
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傍召解夢賈客張膽  
將歸夢炊於臼中間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曰

中固無金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  
之言不誣矣

酉陽雜俎卷第八

對恨節子也海盜軍小涉無節以善古夢後節小  
主財負且不古又翻出果魏太韓育學術

酉陽雜俎卷第九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  
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  
者千餘人至此嶠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  
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嶠中乍飛乍止怪  
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  
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  
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未延舟冰觸舟舟覆

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  
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  
懼且請公一祝沉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  
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  
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墮  
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  
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  
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  
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

所至今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  
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  
酹而堅冰陷一鈞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韋誕白首處有人  
鈴下能着屐登錄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斂之腋下  
有兩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  
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



鼓縣令丁永興有群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  
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彼祀者  
頗絕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  
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  
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  
上單練髻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鬘水  
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歌身承其溜焉觀者

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卧內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盃乃細過也卽令左右操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

老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  
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  
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  
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  
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  
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  
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  
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箠  
笏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

持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  
相試耳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  
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  
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靷革  
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  
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  
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  
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趨而

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  
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  
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  
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  
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  
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  
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鬘  
擁劔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  
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劔二尺餘時時及黎之

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  
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  
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  
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  
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  
蘭若卽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  
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

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  
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  
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  
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  
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  
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  
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  
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  
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

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  
涕泣卽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  
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  
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  
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  
無痕韃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  
犢割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  
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  
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



成壘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  
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  
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  
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  
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  
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  
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  
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獾彈丸盡不復  
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

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  
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  
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  
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綃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  
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  
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  
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

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眇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

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鸚鵡及茶椀賊謂之鸚鵡辣者記紫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物異

秦鏡儻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  
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舡漢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  
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  
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  
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  
若列星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  
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燬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  
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

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  
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  
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  
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  
物如冬瓜眼遍其止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駝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筭晉時錢塘有人作筭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筭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  
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  
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  
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  
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碑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



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  
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  
燃燈極明

麝香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香至家開  
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鐵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戊戌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

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亦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  
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眞生得仙於此山南有  
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  
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  
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  
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金石夷道縣有金瀨其石大者如金小者如斗形色  
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  
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  
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徃徃銅聲激  
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  
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洹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卽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衡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者船人悞以篙觸必患瘡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大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朐腮

一曰朐

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

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駝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

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  
相手板休祐以已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  
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  
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  
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卧木囚於其中

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甌花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甌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蛄頂金最上六兩爲一垞有卧螻蛄穴及水



臯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

紫膽開元中有大唐金

一有印字

卽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群仙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

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  
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  
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那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  
紺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漑一國之田忽然絕流

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  
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  
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馬白馬入  
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  
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  
鼓輒自鳴

石韡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韡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宰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

繞表樹

柱一日

蟻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焦米乾陀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辟支佛鞞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石馳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馳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

令人身上海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  
首如花不解語人惜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時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  
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鳥許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相相傳祆  
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  
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

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  
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  
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爲滸河  
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  
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  
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  
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  
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  
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隄真珠江二十里有神  
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  
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妥

毒槩南蠻有毒槩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  
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擲得之

甲遼城東有鑠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

蜃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  
人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  
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  
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  
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  
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



寄客及僧說

醢石成式群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  
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  
四足如綫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貲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  
米正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  
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

一日飲茗甌中忽醺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壘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譚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未寧王鹽鐵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大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是  
焦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  
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中有物如蝶飛去

六此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廣知

俗諺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洩器 陶隱居謂之辱金

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  
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鈞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

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

多痺丘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

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  
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  
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  
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月

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鳥鳥不敢食其

實

芘兩鼻兩蒂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莖

黃花及赤芥

芥一日

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

醉不可卧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

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

不可食陳菹 莎衣結治蠅蝮瘡 井口邊草止

小兒夜啼着母卧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

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

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酤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

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襯板作琴底合

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髻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

下五 升 一日 字卜 十一 一日 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



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班  
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  
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  
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  
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  
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  
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  
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酣數斗澆之方可

入矣 梨千歲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

灰 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

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瀋  
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

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繆一云篆

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

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

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  
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  
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

書一日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屑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牂  
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  
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握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  
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  
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  
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  
刊其腹云摩兜韃摩兜韃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  
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  
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

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叅軍張伯  
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  
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  
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  
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  
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  
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謹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  
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

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  
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旣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  
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  
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  
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  
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  
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

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  
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  
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  
而鬬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  
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  
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  
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  
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

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鎖小孔令透筭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囟圖一曰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



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  
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  
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蠓蠓短狐踏影蟲  
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  
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  
驗也盖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  
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  
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  
真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  
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壘者可以  
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  
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

有光又徃徃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  
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  
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  
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日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

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  
五張渴搗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

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

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  
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  
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寓汴  
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  
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  
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  
歲已下十餘今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  
輒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

爲親家焉

百陽雜俎卷第十一

爲縣志

酉陽雜俎卷第十二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  
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  
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  
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

西陽雜記卷一  
禰衡潘岳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  
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  
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  
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  
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  
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  
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  
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



騫贈其詩曰蕭蕭

一日蕭

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

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  
訪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  
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  
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訪曰狸當爲  
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馳性多豫狐疑  
猶預因此而傳耳訪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  
鳥之一長狐疑馳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卽盡笑曰奇快瑾曰

西陽雜俎 卷十三  
鄉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  
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  
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  
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  
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鄉  
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  
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  
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

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  
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  
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  
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  
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  
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乃  
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  
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

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嚔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胳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

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

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

二曰時

黃鬴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恐不可免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

西陽雜俎 卷之十二  
四  
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卽叱出  
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襍樹森竦泉  
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一枝者公  
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叅軍尹  
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  
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敎孝逸常欲  
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  
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鎬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



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  
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顧  
更以多慙

魏僕射臨 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眄謂主簿  
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  
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  
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  
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



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  
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  
上公曰此非遺德今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  
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  
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  
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  
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

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  
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  
武功騫曰王夷師燿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  
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未有闥人騫曰巷伯乃同  
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植袁紹錫  
賚號曰肉机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  
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  
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  
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  
若霞舉上不覺亾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  
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  
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  
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  
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

戲杜考功飯顙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  
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  
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  
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  
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  
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  
頷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  
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


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  
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  
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亾命  
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  
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  
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  
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  
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  
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

來騎從數十萬。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歐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

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  
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  
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  
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  
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  
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  
兒聚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  
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也

有人親見薛  
司徒說之也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

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  
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  
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深培  
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  
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  
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  
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日隱机  
而化



馬僕射

侍中一日

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

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爲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廣雅

卷之十

十

酉陽雜俎卷第十三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  
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人茅  
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  
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

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  
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  
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  
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  
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戶在  
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  
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  
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  
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

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  
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  
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  
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  
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  
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  
乃見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  
環布施天統末什爲主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  
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

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

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日

吐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

對棠梨花至明丘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

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

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

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

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

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

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  
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  
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  
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  
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 尸窆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亾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著棺前搖蓋叩棺呼亾者  
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亾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

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

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藟靈

周以來用俑

送亾者又以黃卷蠟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

作轆車古藁也藁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魁頭所以存亾者之

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  
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傒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俄  
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  
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亾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亾者不齋鏡奩蓋

縗鬼衣也桐人起虞鄉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  
故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

璽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實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銅環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幘轆車迺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罔象好食亾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知名道逢二童子

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  
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其已下婦人着箇不着面衣入婦  
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全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身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  
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  
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

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

達多一日

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

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  
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  
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穰吾  
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  
乃桑穰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看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  
以書

先賢大臣家墓揭祔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若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

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卽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

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一日爲沙埋死

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元一日常冢冢中風

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  
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  
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言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

野雉悉雉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

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  
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  
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其曳之不禁  
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  
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一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視  
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  
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

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  
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  
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  
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  
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  
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  
得一顱骨遂貯衣監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  
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

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白陽雜俎十三卷

墓前衛十翁盜墓置碑一入適見爾者乎乃各  
並有盜墓碑去主墓墓穴盜獲人者具兩人並登機  
宋主人天恩沐骨同也於是劉孫

育火攻樂順次聚人天不勝之兵齊責曰爾不詣  
及明果望其棺不發疑為六斗零置氏載中亦半

酉陽雜俎卷第十四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  
通有生盡幼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  
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  
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  
下之駒掇莊生言尸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咒而禍

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  
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武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  
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  
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大荒中有靈山有  
十巫咸曰卽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爲渾激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

翼無面目是識

一曰  
嗜音

歌舞實爲帝江形夭與帝爭

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睚爲口操

千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噐七千枚

一作枝

舞女三百人一日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

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

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旣到玄宮易百  
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  
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堅患之以劉翁  
爲太山太山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

一曰報

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

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忤第六星

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  
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婉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

一作祭

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

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

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

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

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

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

身金一匱言名馮循

一作脩

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

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鼉生 丙午日鬼

名挺穰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迭

乙酉日鬼名

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進 辛卯日鬼名慙 酉

虫鬼名髮廷廷 廁鬼名項天竺 一曰竺 語忘敬遺

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

烏衣 馬鬼名賜 蛇鬼名側石圭 一曰厘 井鬼

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

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

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

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

其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  
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  
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  
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  
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  
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曰加  
色伽當

討襲諸國

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留一一  
與妃妃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

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  
妃言向王所賜之練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練本有  
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  
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練並重疊積之手染  
鬱金柘於練上千萬里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  
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  
者言王因叩劔曰吾若不以劔裁娑陀婆恨王手  
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  
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群臣給報曰我國雖

有王名娑陀婆恨无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  
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  
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  
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  
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  
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  
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

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丈九尺六寸矣

清

一日

水宛

一日

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

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裂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諸鼻有六輻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帶運于時沈敬一作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

白虎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  
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  
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  
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  
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  
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  
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遇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  
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

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  
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  
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  
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  
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  
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  
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  
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鼃

龜一日

也敬伯死力

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  
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  
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  
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  
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妬此津者皆攘  
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飭而  
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  
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

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嬪立在津口婦立水傍  
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  
寄在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  
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  
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  
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尔燒汝  
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

姓乃起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戟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附焉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

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  
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  
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  
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領間乎經十餘年士  
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  
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  
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  
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  
三汭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

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  
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  
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  
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  
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汭第七島龍王復  
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  
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  
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

西陽雜錄 卷十四  
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  
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踴躍似求救狀  
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  
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  
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  
玉杯上怪近日西賁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  
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群  
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



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  
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  
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  
還勃律中有述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  
矣行數百里忽起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  
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  
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  
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  
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

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公  
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  
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  
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  
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  
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  
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

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  
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  
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  
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槌也柳氏遽取翫之  
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  
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  
氏碎首齒着于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  
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

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鑲鑲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  
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  
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  
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  
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切窺之見其騰  
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大  
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义與爾  
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  
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

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  
任公蹤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  
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  
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歛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  
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  
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  
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  
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  
候風雨送爾歸因投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

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  
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  
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  
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  
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  
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鞣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  
見數吏葉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  
吏之姨也頃刻吏廻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

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  
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  
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  
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  
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  
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勅勤之術制  
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



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  
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  
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  
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亾  
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  
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  
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  
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  
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

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  
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  
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  
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  
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礮  
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  
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怵然遽與行者瘞之於  
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  
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襤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

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鋏索而獲卽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待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嬾

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蓆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鍰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炁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錢形龍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粮鑽大境無遺跬忽謂妻  
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  
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  
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  
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  
之身如蠶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鈎鉾走集岩下奴  
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陷而死妻乃積柴燒  
其崖裊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  
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

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四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  
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  
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  
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  
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

西陽雜錄 卷五  
如人狀座客竟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梓  
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  
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  
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  
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  
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  
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  
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



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

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  
蚋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  
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  
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  
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  
取水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  
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

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  
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  
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  
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  
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  
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孟更  
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  
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  
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

秀才可先也遂橫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  
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  
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  
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  
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  
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  
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  
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  
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纚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紹興人謂劉曰我有女子及事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諸

因爲具之經宿未入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  
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  
奈何亦許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  
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  
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  
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  
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  
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  
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

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  
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  
發劉與男女辭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  
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  
嘗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  
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  
逢飛天野叉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  
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



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間有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謦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謦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謦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



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鏃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訾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訾亦隨出訾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訾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訾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一  
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  
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葉上  
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遽白衆人此必龍  
也可速去也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  
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  
遍索房中且無光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  
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紫

水經注言此狗架紫

西嘗築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飭數斗悉躍出蔽地着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轟墻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摻

一日操

永嘉郡記作山魅

一名山駱一名蛟

一日蛟

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

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

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燒人廬舍俗言山魃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  
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

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鳥

鳥一日

都左腋下  
有鏡印

闊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  
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  
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  
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

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  
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

倉一日

場狐暴劉遣吏生

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  
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  
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  
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  
城培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術中有天狐別

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  
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  
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  
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  
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  
拆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  
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  
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下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

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未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  
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  
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  
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  
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方人作陵鑿之以  
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  
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  
一日如狀抑知存天狀  
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廻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徃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噐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噐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胷有璽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大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  
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  
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  
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膝責  
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  
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  
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  
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疑頑狂  
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如騶

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  
曰汝不去將損汝服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  
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才門士  
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觜且衆齧之  
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  
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  
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  
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  
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

及歸書堂向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  
壁古培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卽夜數  
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  
盖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也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  
不避導者博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

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

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鍤

他口反補

器又云器  
物物頭

樹溜津滿其中也及臣曰菌如殿門浮

自陝西文  
卷五  
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卽驢矣筆錯乃油桶矣菌復  
人矣其家沽其油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  
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曰好客往來  
多依之當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  
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  
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挽之  
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  
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

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礬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  
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  
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  
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  
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  
而死

鄆州闕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  
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

林檎一帶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灾祥密令奴持鑷閤擊之正當其腦驢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詣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廁于荒冢上反下跌傷其

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

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噐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綾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



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  
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無射不昧是日到也

淋之風因惜燕燕亦及軍中得黑朝厥之期中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  
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  
禽魚未列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  
所無者作廣動植冀培土培丘陵之學也昔曹丕  
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不識彭蜺劉

緇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總叙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

建鳥建鳥生麒麟騏驎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

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潭生先

龍先龍玄魴玄魴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

玄陽闕玄陽闕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

招搖生程君一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

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 海間生屈龍

屈尾一日龍生容華容華生萐萐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

勇敢而悍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

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

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

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蜉蝣一日屬卻行蛇屬紆行

蜻蚋屬往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蝓股鳴榮原

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鰋與鱉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袂

麒麟牡鳴曰逝

遊一日

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

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爲守神

虎五指爲羈

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

魚二千

斤爲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東海大魚瞳子

大如三斗盎

桃支竹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

一百二十一節

木蘭去皮不死

荆木心方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鵠

江

南

來一日

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鳥有四千

五百種獸有二十四百種 鴉楚鳩所生 蔡中

郎以及舌爲蝦蟇淮南子以蛭爲蠛蠓詩義以蠹

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 兔吐子 鷓鴣吐

雛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蟇無腸

龜龜一曰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未孕

者爲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

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鶴影抱

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椰子爲越王

頭壺樓爲杜預項 鷓鴣鳴曰向南不北迤邐鳴

玄壺盧繫項

顛一日

豆以二七爲族粟累十二爲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爲瑞

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薺葶薺薺爲三葉孟夏

煞之

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

木再花

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無故叢

枝盡向下

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終歲無鳥

有冠郡中忽無鳥者日鳥亡

雞無故自飛去家

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見蛇交三年死

蛇冬見寢室主兵急

人夜卧無故失髻者鼠妖



也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  
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  
蛇者因蚕 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一日妾媵  
有制則白燕來巢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  
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  
下垂

葛稚川嘗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  
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弃語曰買魚得  
鱖不如食茹 累世宅不去鰲魚額洛鯉伊魴貴

於牛羊 合瀾鴈雖不足豪亦足以高 檳榔扶  
留可以忘憂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草木暉暉  
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簫寫  
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  
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  
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鸛江淮謂群鸛旋飛爲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  
人採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爲  
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  
所不載 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群烏飛入田緒李  
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餘里納緒惡  
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俗候烏飛翅  
重天將雨

鸛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

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  
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曆八年乾陵  
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壤一十  
五處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  
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  
月一日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  
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舐班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

容正素練者

崔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鳥山至雉  
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噤不食似持

一日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  
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  
下臉眨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 玄宗時有  
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

吒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  
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  
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  
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雉鵠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  
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  
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

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  
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  
髀下自然有銅鑲貫之

鵲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  
下養之

鴟即鴟

相傳鴟生三子一爲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

進酒常寘鴟腦酒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

鳥群飛食之 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蚘蚋蟲延  
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開元中具州蝗蟲食  
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大曆八年大鳥九武攻群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  
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狀類蝙蝠  
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鵠鵠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頸名  
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  
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



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鵠鵠羽色

一日多黑毛

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  
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嚟臆前大如  
斗慮觸其嚟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鵲鷖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鷓鴣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  
杯也

松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酉陽雜俎 卷三  
老鷓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  
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  
老鷓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鷄  
堦堦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  
在其形似鴈鵠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  
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鈞星夜飛晝隱如鬼神

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曾前有  
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  
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  
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  
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  
過也

白澤圖謂之蒼鷖帝嚳書謂之逆鵠夫子子夏所見  
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成式嘗見裴瑜所

注爾雅言鵠縻鵠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  
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  
人衣輒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  
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  
如粟鑄之乃爲噐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  
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  
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怜

背明鳥吳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  
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岢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鳥而大飛翔於陣上多  
不利

鷓鴣狀如鷺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  
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鷓鴣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鷓鴣鳥形類鳥觜赤如丹  
一名赤觜鳥亦曰阿鷓鴣鳥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  
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瘡唯鵝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 西域  
有黑師子捧師子 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  
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  
也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  
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  
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  
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  
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  
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  
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爲犬  
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

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  
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  
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  
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挿齒間卽愈鄭爲拔數莖  
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  
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媚嫉 虎夜視  
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



白石主小兒驚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真馬十三歲  
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  
田馬七尺驚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蕢草沙州以  
茨其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  
肥安比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  
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鳧烏頭龍翅虎口 豬  
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廻毛在

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古脅白毛左右後足  
白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  
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  
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燧亦曰雞  
舌綠袂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  
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歧胡  
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  
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鳥角

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  
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  
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飭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目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

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

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

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

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

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  
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  
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  
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  
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  
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趣不復

移足角之理物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臯嘗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馳性羞木蘭篇明馳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馳卧腹不

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伽一日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

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脰中筋大如鴨卵有

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  
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狼狽是

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狽失狼則  
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濟郡西有狼  
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

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群狼遂竟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卽獺也

貊澤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狢狢徼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狢狢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

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罽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  
爲希

蠅似黃狗清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

一云處

則以草

塞其尻

猧蜀西南高山土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猧一  
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



楊者徃徃獾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  
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  
爲髮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以物宋建武高  
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炙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玄

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

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華道味主

身中笑彈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廣動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  
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  
落海中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  
出反淡如泉水焉

成式見梵僧普

一日

提勝說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

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者皆三十六鱗國

朝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號赤鰓公賣者杖

一日  
決六十

黃魚蜀中每煞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

一日

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

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  
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

東遊弃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  
一說烏賊有矸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矸鰭魚凡諸  
魚欲產鰭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鰭魚  
章安縣出出入鰭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  
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  
兒鰭魚鰭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  
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

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  
隔蜂窠犬入壺常群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  
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  
鳥大如鷲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  
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  
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此方  
可食不爾有毒

鯢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鯢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鯢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鯢子醬鯢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卽凌雲空息歸潭底

溫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爲羊頭魚  
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鯰肉濟南郡東北有鯰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  
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  
鯰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鴛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瘕

一日  
瘕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  
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  
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  
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卽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  
羶蜜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蝘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  
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鯨奔鯨一名瀾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  
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

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  
風行者以爲候相傳懶婦所化煞一頭得膏三四  
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  
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聞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

蝸螺一曰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眩項  
數丸形似螳螂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  
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  
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蛭蟥所化秀才韋翹一日翻  
庄在社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

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黼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蛺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栖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

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  
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  
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  
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  
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日入穴輒壞  
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乂文一日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三  
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食飯於暗室地上入

夏悉化爲蜘蛛

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

一云大者能以

氣吸兔

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翳翳成式書齋多此虫盖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

俗人所呼

深知蚓穴

網絲其中土盖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盖伺蠅蠖過輒翻盖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

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如墻角亂  
網中者

爾雅謂之王蛛

蜴鬼谷子謂之蛛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  
守門蠚蠚冠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後曰讀百家五卷頗爲所

擾觸睫隱字歐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

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

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

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

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蛄蟪草木有蛄蟪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  
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  
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  
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  
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紫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  
死莫有識者



冷地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肝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常肝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地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行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

愛家第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鍾子足南史言宋明  
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  
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者毒茵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  
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耳斷人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  
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碓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  
蚩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水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搶水蟲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似搶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者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鄒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傳之後脚聶之內之尻中

蝮蝮形如蟬其子如蝮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謝豹號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獲坑獲之小類蝮蟄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

終南有之 一本云滄州俗呼爲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聲唧聊碎車別俗呼爲沒鹽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嘗趁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縱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

雷蜺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毒腫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  
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腊反解毒藥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  
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  
一蝎負十餘子子其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  
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  
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

南往往亦俗呼爲主簿蟲蝸常爲蝸所食以跡規之蝸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蝸所螫蝸前謂之螫後謂之蠱

虱舊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蟣虱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

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  
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  
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  
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  
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蠛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



酉陽雜俎卷第十八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  
前有五鬣松兩根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  
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磴  
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

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  
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獲

一日覆

死曰紵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

死箇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蘭

一日蘭

隔狀如濕

麪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墮籜後蟲  
齧處成亦跡似綉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  
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  
如縲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時堪爲弩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

廁也

異木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  
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  
巧工解之及入內廵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

酉陽雜俎 卷六  
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  
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  
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尋形像存  
焉

異樹婁約君常山居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  
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又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  
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膽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群忽失  
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群羊異

長一日之明

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  
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  
果作黃金色牧羊人切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  
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  
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木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  
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  
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  
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汪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

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  
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  
皮薄而滑徃徃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  
於常者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鬪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  
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  
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  
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  
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存仙  
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伯言梔子  
剪刀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瞻蔔

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湯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



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  
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  
天上之白榆

赤白櫟出涼州大者爲炭復

一日傷人一日

灰汁可以

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  
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  
則酸蘆刀剖則辛一木五香根栴檀節沉花雞舌  
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

流味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  
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  
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  
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  
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  
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  
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  
取歸者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

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  
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  
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  
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楨卽鍾藤也葉大晉安人以爲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旣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

王太僕所獻

蠡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  
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  
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  
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  
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  
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絮  
袋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

二一曰賓機梨

梨一曰娑

力义二曰阿濕曷咤婆

娑一曰

力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

道爲稱故號菩提婆

娑一曰

力义漢翻爲樹昔中天

無憂王剪伐之令事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

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

垣至賞設迦至

王一曰

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

焚之漑以甘蔗汁飲其焦爛後摩竭陀國滿曹王

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故舊

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

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

一者多羅娑

一日娑

力义貝多二者多梨娑

一日娑

力

义貝多三者部娑

一日娑

力义多羅梨

一日多梨貝多

並書

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

葉貝多婆

一日娑

力义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

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

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

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圓而背白無花實

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

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

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

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



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  
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  
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  
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  
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  
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人如栗黃可噉  
紫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  
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

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卽出紫  
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  
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施言蟻運土於樹端作  
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銚崑崙國者善波斯  
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  
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  
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  
飴久乃堅疑名阿魏拂林國僧鸞所說同摩伽施

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部鞞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人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奔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脚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

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飴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柰穠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群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墩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廬

音滿今反

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昧履反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國形如芭蕉葉似杜若

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朶如蒲萄其  
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華撥出摩伽陀國呼爲華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訶  
他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戢葉子似桑椹八  
月採

檣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預勃梨他長一丈餘圍一  
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  
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  
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及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

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簷默拂林呼爲阿梨  
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橼而短小經  
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  
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  
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縑長一丈許皮青白色  
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  
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榛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用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



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  
爲油甚香滑

阿駟波斯國呼爲阿駟拂林呼爲底珍樹長丈四五  
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裨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  
裨子味似甘柿一月而熟

酉陽雜俎卷第十八



酉陽雜俎卷第十九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  
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  
成芝斷而可續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

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隱辰芝狀  
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鑲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

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

一日刻

實如桃五色名

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

雪而華 五德芝如車馬 菌芝如樓 凡學道

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 羅門山食

一日

生 石芝得地仙

蓮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滷能浮之鴈食之糞落

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爲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苔苴  
初於塼上色如鹽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  
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卧塼臺上形  
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蕪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  
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  
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  
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

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慙漢殿之紅  
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邪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永廣志謂之蘭香生於  
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箕瓦於洛陽  
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  
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  
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  
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  
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衆方

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  
綖亦無瓦松本草瓦亦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軹河中姬妾百  
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  
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

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

菱多兩脚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郢城菱三

角而無傷

刺一日

可以節

一日接

莎芰一名水栗一名

薜荔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  
沒波下亦曰青水菱玄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  
翻雞菱仙人鳧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藿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慤宋元嘉中射一鹿  
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慤怪而投草復倒  
如此三度慤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  
慤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



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

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

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  
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  
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  
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  
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  
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  
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  
其根寬容人座唯賁紫鑛輕粉朱紅日暮治其根

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  
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  
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  
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  
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

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  
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  
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  
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

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羊  
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  
属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士所食者合呼爲赤  
箭

蜀葵可以緝爲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  
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  
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  
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

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  
詩云寒瓜方卧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  
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  
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  
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卽景天也俗呼爲護火  
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  
瘰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  
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  
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

一曰院中有其種 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  
玄造

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  
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  
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裙如鵝

鞞

一曰鞞

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麻香

成式嘗置香爐於折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  
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渠下  
短柱是枿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太明中忽有一物

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  
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鑠  
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行如  
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  
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  
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

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

一曰柄  
幹通空

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

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

一日周

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着也其  
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  
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  
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  
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人

物一日過

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蒂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色  
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  
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縈聚之如雞卵投水中  
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在實布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  
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鷦鷯巢在顛折視  
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

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  
露遂成蜜如塞上蓬塩

老鴟瓜籬葉如牛蒡而美子熟時色黑狀如瓜籬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爲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支子稍大不成朶色

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  
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  
有之

天竺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

### 錢草

蚍蜉酒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尤心草

盆甌草卽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甌其中有  
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  
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蒼蓬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

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署預

落廻

一曰博落廻

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

空吹作聲如勃邏廻因名之

藟藟根大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

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蜚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  
瓢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年進  
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  
花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樹雞代

西陽雜記 卷十六  
北有大樹雞如柘櫟呼爲胡孫眼

廬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栗秦人呼爲  
野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  
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  
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

一曰兩

葉狀如駢

蓋子如玄珠可以飾珮也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

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  
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鳥翅俗呼爲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之  
墮走獸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  
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

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  
條扶踈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墉

一日金墉

之東有菜名芸薇類

有三種紫色爲上蔬味辛黃色爲中蔬味甘青者  
爲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  
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



九尺有似網目鳧鴈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義和之  
馭以手掩鳥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東方朔言  
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  
別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  
因乘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劍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劍橫  
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

百陽雜俎 卷十九  
卉方盛鳥鵲誤食鳥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  
靡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九

酉陽雜俎卷第二十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新都汪士賢朝用校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  
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  
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橫五十目以  
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螽蟴好食網以  
蘗防之 有網竿 都杙 具公 礫竿二一

爲鶉竿一爲鵠竿鵠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  
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本雀

鷄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鷄鳥雛生而有惠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巢大  
鷄恐其墮隨及爲日所曝熱晒致損乃取帶葉樹  
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  
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  
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  
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  
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菽鷹呼菽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  
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青  
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鵠此爲下品又有羅鳥

鵠羅麻鵠

鵠一曰鵠

鷹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爲鵠乃至累變其白色一  
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  
翎尾班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

臆前縱理變爲橫理變色微漠若無脰間仍白至  
於鵠轉已後其灰色微歇而漸漸向白其嘴爪極  
黑體上黃鵠斑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鵠鵠轉之  
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爲鵠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

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

色

一曰目赤色紫  
爪之本色白

蠟脰並黃當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

一曰高齊

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義獻白兔鷹一

聯頭及頂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

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  
白色之外以黑爲緣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節之  
臆前以白爲地微微有纁赤從理眼黃如真金觜  
本之色微白尚未漸烏蠟作淺黃色脰指之色亦  
黃爪色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鵠  
鵠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減成白  
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鵠鵠轉之後乃至累  
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爲鵠其色帶黑鵠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爲青鵠而微帶灰色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鵠爛堆

一日雌又曰雄

黃一變之鵠色如鶯鶯鵠轉之後乃

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鶯鶯而色微深

大況鵠爛雄黃變色同也

青班一變爲青父鵠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



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班上有黑色一變爲青白鵪雜帶黑色鵪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赤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鵪其色多黑鵪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歇世人仍名爲黑鵪

青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鵪其色帶青黑鵪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黯

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旣同兔鷹更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從理闊者世名爲鵠班至後變爲鵠鵠之時其臆從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若臆前從理本細者從變爲鵠鵠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荆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虛丘中山白嵎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班短脰鷹內之最  
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  
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班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  
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檉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曲  
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

西陽雜錄 卷三  
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林巨黑

里一日

章武合口

光州

川一日

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上黃所

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鸛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

者章武飛

白皂鸛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

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丘中山范

陽章武飛

青班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

樹上細班者快向靈丘山范陽飛

鵠鷹荏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

目多蛻不淨者已發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花  
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 口內赤  
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 疊尾振捲打格隻  
立理面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凡鷲鳥飛尤忌錯喉病入又十無一活汙在咽喉骨  
前皮裏缺盆骨內腠之下

吸筒以銀銖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以下筒大小准  
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豆汁與白相

和者死

凡網損

擺傷

兔踢傷

鶴兵爪

皆爲病

酉陽雜俎卷第二十







5-7-

22



